

往事如昨

1940, 我的小学

孙景璞

我 1933 年出生, 1940 年起在本村读完小学。当时, 俺村虽然早有完小, 却没有集中的公房教室和教师的宿舍及伙房, 都是村里安排临时借用的, 比较分散。校长和教师都是抗日民主政府派来的。

一年级读抗日课本

我们村离掖县县城十五里路, 掖县城内虽然驻有日伪军, 但是城外是共产党的天下。当年我们在一年级上学时读两种语文(那时叫国语) 课本。一种是共产党民主政府发的手工刻印腊纸印的, 字迹也不太清楚, 纸张也不太好, 但是政治思想性强。如: 第一课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第二课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日本兵攻打卢沟桥, 抗日战争爆发了”。日伪课本第一课是“天亮了”三个字, 配图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红太阳。第二课是“弟弟妹妹快起床”, 配图两个小孩在穿衣裳。

老师只教我们读抗日民主政府发的课本。那套日伪课本只是用来应付检查的。

三年级蹲在教室躲鬼子

我读三年级的时候, 教室在后街王政达老师家西邻, 老师是新来的年轻男老师——翟老师。

一天下午, 我们正在上课, 忽然街上有人喊: “鬼子进村了!” 老师让我们蹲在教室的南墙根下, 他推开屋门出去了。

我们在教室内蹲了约半小时, 突然有个家长来喊他儿子的名字, 说“鬼子都走了, 鬼子路过我村, 你们快回家吧!” 同学们这才四散回家。我家住在大街西头, 为了安全, 我不敢走大街, 从后街走到村外, 再从苞米地里走到大街西头, 听听没什么异常我才回家。

第二天上午, 我们照常去教室上课, 等到九点多钟了, 翟老师还没来上课, 班长就去找校长询问。校长也不知道, 这就派人四处寻找。结果在校园东邻家的后夹道内找到了他。原来, 当天下午翟老师情急之下越墙跳入人家后夹道内, 不幸摔断了腿, 自己爬不出来了, 又不知外面的情形, 只好在那里等待救援。老师们和几位村民合力把他从夹道内救了出来, 并派人把他送回了五里以外的碾头村。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翟老师, 他的情况如何我们也不知道。

四年级在树上站岗放哨

我读四年级的时候, 教室在村南一处民房内。教室南面再没有人家, 只有一处杏树林, 里面有两棵高大的刺槐。老师就派会上树的男同学轮流到树上去站岗放哨。目标是向东南烟潍路方向看着, 有没有日伪军从路上下来朝我们村走来。烟潍路口距我们村大约有三里路。

这个办法还真管用, 有一次日伪军从南路来我村“扫荡”, 被我们的“哨兵”发现了, 及时通知了各班。各班都

及早放了学, 没有什么损失。

五六年级在转角屋上课

转角屋是怎么回事? 其实它是南庙南街路西的一处小酒馆的房子, 靠街的东厢屋和北屋联接在一起。东屋是五年级, 北屋是六年级, 隔壁有一门相通, 虽然关起门来上课, 但是北屋后排的学生仍然能听到东屋老师的讲课声。

转角屋院子很小, 还有两间小南屋。就是这么小的场地, 却是我们课间和课后的活动场所。没有课间操, 没有体育课, 课程也只有国语(语文) 和算术(数学)。算术没有课本, 单凭老师的文化水平教。

我们这帮学生很幸运, 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一个是本村的王香涛(又名王松) 先生, 他既教我们国语, 也教我们算术, 算术能教到初等代数。另一个是傅子明先生, 他是东沙埠庄人, 教我们国语。后来他被调到掖县中学去教语文, 我也考入该校, 傅老师仍然给我们讲语文课。再一位是张金声校长, 他也教我们语文。后来他也调到掖县中学去教历史, 还担任我们一级四班的班主任。还有一位是校长赵瑞祥老师, 他比较年轻, 数学语文都教, 很有朝气。

花絮五则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股早读的风, 冬天早晨我们得点着自备的小油灯学习。天亮了把灯放在窗台上第二天再用。

四年级的教室是五间民房, 东三间做教室, 西两间锁着门, 房内放着许多杂物。每天早晨我们来早读的时候发现天井的土地上有许多两行的爪子印。有人说这是长虫(蛇) 留下的, 有人说这是蝎子留下的, 弄得我们很恐惧, 一个人不敢进教室门。后来谜底揭开了, 原来是锁着的房内有些土鳖(也叫地鳖) 晚上出来觅食, 留下的一些足迹。

那个年代的儿童节也是六月一日, 全区完小学生在西大原区公所所在地——西大原村的广场进行演讲比赛。广场北面有个土台子, 演讲人在上面讲, 评委和全区的高小学生在下面听。赵校长认为我学习好, 给我写了个稿子, 让我背熟了上台去讲。我背书行, 演讲不行, 结果没比好, 感觉真丢人。

我读五年级的时候, 班里有个姓王的同学, 仗着他爹是个什么区长, 他哥在部队是个团级干部, 就傲慢调皮, 欺辱女生殴打男生, 闹得全班不得安宁, 屡教不改。真把赵校长气火了, 一天他抽下门栓子, 把王同学按在板凳上好一顿打。边打边说: “我宁肯犯错误不教学了, 也要打你一顿给全班同学出出气。” 结果是王姓同学挨了打, 老老实实的, 赵校长仍然当校长。

那个年代, 小学也没有毕业制度, 读完六年级后可以离校, 也可以继续读七年级。七年级原来俗称“新六团”, 八年级学生为“老六团”。一听这个称号就知道这个学生在六年级是几年啦! 挺有趣!

勤工俭学

柳君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国家经济困难, 学校经费紧张, 笔、墨、纸包括粉笔都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老师便想方设法, 响应上级号召, 利用课余时间, 进行勤工俭学, 以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养蚕、拔山胡椒、摘松球和拾柴火, 这几样营生撑起我小学时期的勤工俭学时光, 岁月流逝, 一幕幕场景依旧清晰难忘。

栽桑养蚕

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学校连国霞老师调走了, 来了一位衣龙启老师。衣老师来后, 了解到学校经费很紧张, 开始筹备勤工俭学项目。

衣老师很有经济头脑, 刚来不久就与大队书记协调了一片十几亩的沙滩地, 带领我们到地里除草、整地、捡石头、挖树坑, 栽上了一片桑树, 桑树非常好栽, 成活率很高, 长势也非常好。

第二年, 桑树都长出了肥大的叶片, 衣老师便和大队协调了几间空闲房子, 买了一些蚕茧种, 搭建了分组的三层蚕箔, 开始养蚕, 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摘桑叶喂蚕。幼蚕的时候, 桑叶需要切细, 逐渐蚕长大了, 才能用大叶喂, 一遍又一遍, 蚕吃得很快, 只听见沙沙的声音, 一天需要喂很多遍, 很快就吃了一遍。蚕很快长大了, 开始出现蚕茧的雏形, 一只蚕在里面吐丝织网, 织网时很漂亮。一年可以出一次春茧, 一次秋茧。蚕造茧时像鸟儿垒鸟巢一样, 一层又一层, 用不了几天一个成茧就造好了。

养蚕是个细心的活, 说话需要注意, 如: 蚕的粪便, 不能说蚕屎, 要说蚕沙; 哪只蚕不太旺, 不能说蚕要死了, 要说吉祥的话, 说蚕不旺盛。学校把我们分成几个组, 我每日课外活动, 就是挎着篮子去桑园采桑叶。早上不能采带露水的桑叶, 桑叶上有露水的话, 蚕宝宝吃后容易生病。白天守在蚕箔旁, 清理蚕沙、换新桑叶, 夜里由老师轮流起来添新叶子。蚕从小到大脱好几次皮, 休眠期要安静养, 半点不能惊扰。等到蚕结茧了, 从雪白到金黄的蚕茧做成了, 摘满簸箕, 卖给蚕茧站或丝绸公司, 换来的钱, 凑齐学习办公费用还有剩余。日日与蚕相伴, 看着小蚕慢慢吐丝作茧, 也让我早早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老师经常用蚕生茧的过程给我们讲道理。

拔山胡椒

夏末, 草木繁茂, 满山遍野,

很多很多的山胡椒, 一见就是一堆又一堆, 一抓就一窝。

老师说山胡椒是药材, 收购站常年收, 收到加工厂炼成焦油, 维修飞机火箭用。我们经常利用星期天, 天刚蒙蒙亮, 就随家长或邻居上山, 漫山灌木丛里弯腰找, 指尖常被枝桠划破, 沾满苦涩的汁液。山胡椒根茎深埋土中, 要拿小锄头刨挖, 用手拔, 弄得手上满是黑色的油污, 正午日头毒辣, 后背晒得发烫, 汗顺着下颌滴进泥土。一上午挖满一篓子, 扛下山时肩膀勒出红印, 晒干后送到学校, 学校再卖给镇上的采购站, 收入虽微薄, 但换回几毛钱也很有成就感, 微薄的力量却能用这些微薄的收入, 减轻学校办公经费负担。

摘松球

入秋后, 松球基本成熟, 但需要在还没爆裂之前摘, 摘松球是秋天的重要营生。整片松树林漫山遍野, 松树高大, 矮枝伸手去摘, 高枝要攀着树干攀爬。松球外皮坚硬扎手, 手掌磨出层层厚茧, 粘满松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风一吹松针落满身。装满篓子便背回学校, 摊在校园地上暴晒, 等松籽脱落松球爆开后, 相当于扩大了五分之四, 再捡起来, 装进麻袋保存好, 留着冬天教室生炉子当引火柴。

林间安静, 只有风声与摘松球的簌簌声响, 独处山林时, 心里总想着多摘一些, 刚摘下来很沉, 暴晒以后轻多了。摘松球的同时, 一些同学还会刨来一些小木头, 完不成任务的还可以拿一些玉米棒、树根之类的, 也是用于冬天引火用, 学校就不用再花钱买了, 学校规定每人多少斤的任务, 不是死杠杠, 但必须要去干, 摘多的同学, 感觉脸上有光彩。

三种劳作都是勤工俭学, 增收节支, 贯穿我整个小学时的求学路。没有安逸假期, 整日与草木、蚕宝宝相伴, 手上的伤疤、肩头的勒痕、磨破的布鞋, 都是勤工俭学独有的印记。如今生活安稳, 不必再辛苦进山劳作, 可那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岁月从未淡忘, 也使我养成了终生勤俭持家, 厉行节约的习惯。

养蚕教会我细心耐性, 拔山胡椒磨炼我吃苦耐劳的韧性, 摘松球和刨柴火让我学会坚持。那些靠双手换取学校办公经费的日子, 如今沉淀成了心底珍贵的回忆, 时时提醒我珍惜当下, 踏实勤勉, 不负年少吃过苦的勤工俭学。